

四十年「孤独」

合演越剧团体
子赵志刚倾心打造男女
「女儿国」里越剧王

一连两天,由赵志刚和陈湜担纲主演的越剧《何文秀》和《蝶海情僧》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两天演出的三十来号演员当中,赵志刚是唯一一个男演员。被称为“越剧王子”的赵志刚是男女合演越剧几十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是近几十年来唯一能在越剧这个“女儿国”中与女演员并驾齐驱、一争长短的越剧男演员。然而身处女子越剧为主流的越剧“女儿国”,舞台上被鲜花掌声簇拥的“越剧王子”在舞台下却也有着诸多的无奈、落寞与孤单。

越剧“兴衰”

虽然越剧早期是全男班,但到了鼎盛时期则变成了女子越剧,越剧的十多位流派创始人清一色都是女演员。不过赵志刚入行的1974年却又是越剧的一个特殊时期,女子越剧在这个时期销声匿迹,舞台上都是男女合演的《春苗》《盘石湾》《红灯记》等。赵志刚回忆说:“那是越剧比较特殊的时期,老艺术家们被打倒的概念没有了,但是还不能上舞台、还不能教艺术。当时徐玉兰,袁雪芬,傅全香这些前辈全部在做我们的生活老师,徐老师夜里给我们值班盖被子,傅老师背我们去看病,管生活,给我们发发水果、发发糖。是这些老师教会我们怎么缝被子,怎么洗衣服。”“文革”结束、传统戏恢复后,随着越剧电影《红楼梦》《梁祝》《碧玉簪》等的放映,女子越剧一夜之间回到了观众面前。“我们看傻了,原来徐老师的光环这么大。”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失落感,“你看到的所有的艺术家们都是女性。这种落差是很大的。”

“只要看你”

虽然赵志刚并不认为男演员在越剧界有天生的弱势,但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浙江有几十个男女合演越剧团,最后只留下了浙江越剧团和上海越剧院两家保留了男女合演。不过赵志刚是幸运的,从出道开始就被越剧观众“无差别”对待,享受到了与同时代优秀女演员相同的鲜花和掌声。但久而久之,总有一些声音在赵志刚的耳边不断响起,那就是“赵志刚唱得是不错,但是还脱不了女子越剧的范畴”。也有观众会对赵志刚“表白”：“男演员我们不要看,只要看你。”赵志刚说:“虽然我是男的,但无非是人家把你当女小生的替代品,因



为你条件好,你唱得和女小生像,所以成功了。你还是没有你男性演员应有的特质在里面。所以我要突破,要创新。”所以在赵志刚演过的30多部大戏中,新创剧目占了一多半,比例之高、数量之多超过绝大部分与他同时代的越剧女演员。

唯一男演员

赵志刚是成功的。但无论如何他依然是众多女子中的一个男人,是“女儿国”中的“越剧王子”。赵志刚早些年的一部实验剧《镜像红楼》表现的就是这种尴尬。在参加“越剧万里行”、越剧界“梅花奖”演员汇演等活动时,赵志刚常常是唯一的一个男演员,而最为“极致”的是上海越剧院的大剧院版《红楼梦》,“后台一百多个演员,我是唯一一个男演员。”赵志刚说,“我一再提出贾政是不是让一个男演员来演,家丁可以用一些男演员,贾府里也应该有一些其他男人。”但最终赵志刚依然是这个戏里唯一的男演员。对于这种特殊待遇,赵志刚心态是矛盾的:“我有一种孤独感,成功背后也有一丝凄凉——为什么我一个男人要在这样一个女子世界里。但我享受到的也是很多男演员享受不到的,我在艺术上的成功可能是很多女演员也达不到的,所以有时候又觉得我是在一个女子的世界里能闯出这一片天地,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应该是很自豪的。”

“赵氏工坊”

如果说在上海越剧院时,赵志刚尚能有一个男女合演的专业团队与他合作,那么自立门户成立“赵氏工坊”后赵志刚可以选择的合作团队几乎都是女子越剧团体,不过赵志刚说:“我对男女合演这条路是深信不疑的。”随着年龄渐渐增长,赵志刚似乎也渐渐萌生了退意。一方面当年曾把当红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搬上越剧舞台的赵志刚依然在感慨,当年想把《蓝色生死恋》《我的野蛮女友》等热门电视剧搬上越剧舞台的愿望未能实现,还心心念念想着有没有可能再找几部现在的热门剧改编成越剧。而另一方面赵志刚却又感叹“舞台艺术真的是青春的艺术”,盘算着从其他院团找一些合作者来与陈湜合作,不过赵志刚说,自己即便退居二线,赵氏工坊也不打算变成女子越剧团体,“最多男女混合演出。”

本报记者 王剑虹



动态圈

敬华艺术空间揭开“明朝那些事儿” “明万历书画大展”下午开幕

“明万历书画大展”披露,有一件不起眼的董其昌寄示友人的尺牘可证轶闻,董其昌为该人作序后,推却了酬金,却厚颜讨要文徵明的画——此事在史料中无记载,大师的品行倒是变得立体起来。大展今天在静安区铜仁路92号敬华艺术空间开幕,展览全程免费向广大市民开放,持续1个月。

今天下午开始,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举办的“敬华·古代系列展——明万历书画大展”在沪开幕。

这一批稀少露面的万历年间的名人书画真迹,真实生动地还原出“明朝那些事”,向文化璀璨、大师辈出的时代致敬。

当观众亲眼目睹这场展览,就像拉开一轴万历朝的书法长卷,里面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天光与云影,纵横交织出万历盛世及缤纷万象。



浪漫书风展情性

本次大展展出明代万历前后的书画作品300余件,分为军事、宗室与大臣、浪漫书风、大师与贵人、戏曲与文学、东林与西学、上海地方名人、佛教、金陵画派、闲赏美学、扇面十一个专题展区。有些作品曾经被多次出版发表,有些甚至是存世孤品,因而非常具有艺术价值或史料价值,展品也以书法居多。

晚明的书法,时代鲜明,书家辈出,以行草书表现出感情,这是中国书法史上其他时代所无法取代的。此次展览,有《明史》所记载的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四大家。

改朝换代成了力行儒家思想的人生抉择,除展出黄道周与倪元璐的精品外,更有倪元璐朋友诀别托孤的尺牘。王铎与傅山,选择了降清与遗民的人生,其书法展现了巨变下悲愤的宣泄。此外,尚有难得的徐渭尺牘,陈洪授少见的祭告母亲册页,以及宋曹观黄道周临难诗卷,都可以在艺术之外,体认晚明人情的切身悲哀。

文臣董其昌书画一绝,展览展出《女萝绣石壁五言诗》。此件书迹,首字笔墨较重,后数字笔画较细,自然形成浓淡疏密的对比。字距与行距颇有间隔,形成了布白的疏朗,所以董其昌说的平淡天真,除了气质之外,也包含艺术的营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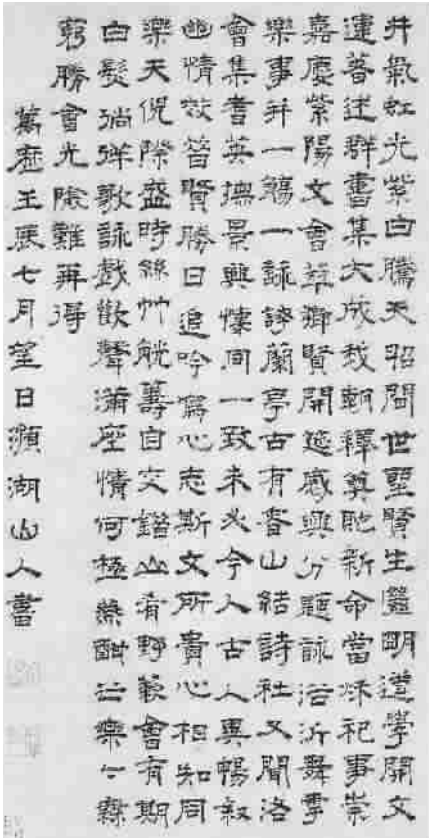
金陵画派与石涛的作品呈现出一股活泼清新的气息,石涛的《江山帆影图》笔墨烂漫,云水树石仿佛不经雕琢而随水墨从笔下涌出,其形简率随性,其笔墨却于疏阔处见精微。



窥得时代风云

据了解,这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名人书画真迹在沪的首次大型展览,数百幅明代真迹一齐亮相,展品的规格之高,数量之巨令人叹为观止,是近年来首次在上海举办的全方位、多视角展示明万历时期风采的重大书画展览。书作画迹吉光片羽,从中可以窥得一个人的真面貌,一个艺术流派的起落,一个时代的风云。

本次万历书画展里的作者涉及朝野,以身份而论,有宗室贵胄如高唐王朱厚熜,有流亡的



李时珍书法作品

朱明后人如石涛、八大山人,有首辅徐阶、张居正、叶向高;有阵前用命的重臣如兵部侍郎杨镐;有明哲保身的文臣董其昌,有忠烈杨廷麟,有高山仰止的大儒黄宗羲、顾炎武;有因艺传人的女画家仇珠、李因、薛素素。

科学家徐光启、医学家李时珍、旅行家徐霞客的墨迹、戏剧家汤显祖、《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等稀世罕见的墨宝,都汇聚在这场展览上。

《与丰臣秀吉书》是此次展览的重要展品之一(见下图局部),藏品来自日本。它是当时经略朝鲜军务的钦差杨镐秉承万历皇帝的旨意给日本王丰臣秀吉的一封劝降国书,勒令其安分守己,莫越雷池。不仅是一件珍贵的书法作品,更是一份历史意义重大的军事史料,可洞见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的丰功伟绩,堂堂正正的大国浩然之气跃然纸上。



艺术成就奇异灿烂

“明朝的百姓,浸淫于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氛围中,创造出欣欣向荣、繁华似锦的多元文化,在万历朝达到巅峰。”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董事长何国庆反对历史课本说万历政治黑暗、皇帝昏庸,对它抱持遗憾与轻视的态度。不过这些遗世的作品,就能丈量出我们祖先的精神高度,距今400年前,曾有一个何其强盛的王朝帝国。

何国庆认为,中国的土地上曾遍地开花般地孕育出伟大的人物。在这一批的书画作品里,蕴藏着明代万历朝文化的一缕香气、一抹淡墨山水、一首曲子、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以及整个帝国的荣耀。

敬华艺术机构董事长孙红敏指出,晚明时期的书画苑苑喷薄出旺盛强烈的生命力,流派纷呈,人才辈出,艺术成就奇异灿烂,一时令人目眩。

本报记者 乐梦融

